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君

馬鳴菩薩撰

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況復智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心耶我昔曾聞佛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日夏坐安居集諸牛群近佛精舍搆乳供佛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相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陁上典悉皆通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曉又有明知呪術不解韋陁有明韋陁不知呪術尒時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時王勅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放汝諸牛又勅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辭佛佛若說法汝好諦聽時彼牧人作是念佛世尊者是一切智為非是乎作是念已向祇陁林詣世尊所

尒時世尊大衆圍遶坐於樹下知牧牛人来至林中為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其光照曜映蔽林野如融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二丈　事

金聚又如雨蘇降注火中牧人覩之無猒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謂言此光明者如瞻蔔花遍滿林中為是

出諸光明其光照曜林野如甚
金聚又如雨蘇降注火中牧人覩之

無厭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謂言
此光明者如瞻蔔花遍滿林中為是
何光即說偈言

斯林甚嚴麗 光色忽改常 將非天寶林
移殖此園耶 暉赫如金樓 亦如天帝幢
其明過電光 熾炎逾蘇火 或日月天子
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陁林至世
尊所覩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
大人之相炳著明了各皆歡喜生希
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言

釋種王子身 端嚴甚輝妙 威光極盛熾
觀之生歡悅 身心皆快樂 蕩哉寂淡泊
湛然無畏懼 略說其色相 善稱於種智
世間皆傳說 真實不虛妄 咸言是佛陁
無不稱佛者 意持著於心 口亦如是說
粗略其音要 不可具廣說 惣說其要言
是釋種中日 名實稱色像 色像亦稱名
相好及福利 炳然而顯現 猶如衆寶
羅列自嚴飾 威德甚赫奕 圓光滿一尋
猶如真金山 能奪衆人目 樂觀不捨離
衆人之所愛 體是一切智 如人大叫喚

口唱如是言 一切種智者 今在此身中
世間出種智 必在於此中 何有切德智

衆人之所愛　骨是一切智　婬人大叫呼
口唱如是言　一切種智者　今在此身中
世間出種智　必在於此中　何有功德智
不覩如此智　如此妙身器　真實能堪受
功巧及畫素　未曾見是像　終更不生疑
言非一切智　如此妙形容　功德必滿足
極有此妙形　終不空無德　應須决定解
不應逐音聲
尒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决
定解復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
而用决了我等亦可决了解知云何
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牛可分別知
彼生王宮智能伎術一切皆學不應
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
其必不知知即說偈言
韋陀與射術　醫方及祀祠　天文并聲論
文筆根本論　立天祀之論　諸論之因本
辭辯巧言論　善學婬泆論　求覓財利論
清淨種姓論　一切万物論　十種名字論
筭數計挍論　圍碁博弈論　原本書學論
音樂倡伎論　吹貝歌法論　儛法笑法論
欺拃及摩序　擧動花鬘論　如是等諸論
悉皆善通達　案摩除疲勞　善別摩尼價
善別衣帛法　綵色及鵰印　機關與胡膠
射術針令離　又善知裁割　刻雕成衆像
文章與書畫　無不悉通達　又復善能知

射術針令離　又善知裁割　刻雕成衆像
文章與書畫　無不悉通達　又復善能知
和香作花鬘　善知反夢法　善知飛鳥音
善知相男女　善知爲馬法　又善知鼓音
及以擊鼓法　善知鬪戰法　善知不鬪戰
調馬排矟法　善知跳擲法　善知奔走法
善知濟度法　如是等諸法　無事不明練
如是諸勝衆智伎能盡是王子之所
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學是不爲奇
若知淺近凡庶所學牧牛之法當知
眞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即問佛言
幾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
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長得不損
減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
以拂拭不知覆瘡不知作烟不知大
道法不知牛善行来歡喜法不知濟
度處不知好放牧處不善知構乳留
遺餘法不善斷理牛主盜法若不善
知如是法者不名爲解牧牛之法若
知此法名爲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
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
牛之人尚所不知况我等輩而能得
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来世尊眞

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
家佛即爲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

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来世尊真

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
家佛即為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
脩多羅中廣說復次不求供養及與
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聞
如来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
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即
請世尊在此而住尒時如来不受其
毗舍佉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求請
佛如来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
諸宿舊大臣輔相亦求請佛迦毗梨
王諸兄弟等并祇陁諸王子波斯匿
王等亦求請佛尒時世尊各皆不許
尒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
詣家中憂惱涕泣如来往昔為菩薩
時詣迦蘭欝頭藍弗所彼諸徒衆與
佛別時生大苦惱況須達多見於真
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與世尊別
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
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来
入至須達所以己持水置大器中倒
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瓨置地白長
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須

達多荅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
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

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我悲涕婢白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言我等盡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勸請悉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悉疲極不能使住世間眞濟今必欲去以戀慕故憂㦖不樂長者語福梨迦言非獨於我生於憂苦舍衛國人悉亦不樂即說偈言

舍衛國內人　老少及男女　皆悉生憂惱
喩如月食時　人人皆憂懼　咸應共求請

尒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懷歡喜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憂惱我能請佛使住於國時須達多即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諸人勸請如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佛使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伽荅言我今必能尒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踊即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言我無餘力世尊自有大悲之心即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　悲如母念犢　求覓受化子
心無有疲猒　衆生處深有　如来常欲拔

喩如母失犢　求覓得乃住　我捉大悲衣

心無有癡闇　雖生處深有　如來常

喻如毋失犢　求覓得乃住　我捉大悲衣
其必能使還　佛不取種族　富貴及端正
財色與好惡　唯觀增上信　善根成熟者
若見此衆生　悲慜而濟拔　我今若留佛
國內諸人民　咸皆生歡喜

尒時楅梨伽貧水衣濕猶未得乾即與徒伴往詣祇洹時彼國王及大衆等悉在祇洹是時大衆開避道路使楅梨伽得至佛所本種善根皆悉開敷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　刹利婆羅門　一切諸勝人
無不供養佛　我今心願樂　亦復欲供養
今欲求請佛　世尊願垂聽　雖知諸勝人
勸請於世尊　如來大慈悲　應當受我請
世尊心平等　悉無有高下　極賤卑下人
及高勝帝釋　我墮貧窮海　波浪諸苦中
沉溺無窮已　常聞苦惱聲　世尊應慈傷
拯拔貧惡憔　我今深敬信　衆中堅勝者
大悲應證知　大地及虛空　一切世界中
皆悉而知見　無有不了者　唯佛具足眼
一切無不知　今我無供養　請佛及衆僧
唯有信受解　此身非己有　屬他不自由
不得隨從佛　唯願受我請　佛若遠去者

我心如狂醉　色身已供養　佛若住此者

不得臨彼俟　唯願受我請　佛若逆去者

我心如狂醉　色身已供養　佛若住此者
我得勸法者　佛所說法者　我悉能受行
善哉唯願住　速與我言教　貫賤等無異
衆生中堅實　一切世間共　不請之親友
網縵皆覆指　相輪莊嚴手　一切皆恐怖
佛以手安慰　誰有上大悲　慈稱滿世間
皆是真濟聲　六師稱種智　先已調伏之
誰能大衆前　無畏師子吼　名聞遍三界
動搖行住者　世界盡聞知　誰有無缺失
唯佛世尊能　善哉願和悅　歸依三寶心
猶如犢念母　為諸衆生故　極作難苦行
疲勞來至此　說於八正路　開示甘露道
人雄堪作器
尒時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
梵音聲以偈告福梨伽曰
汝既善方便　能令我還住　汝以言辭鉤
能制諸龍為　汝有堅固志　度量極寬廣
能以精勤心　求請使我住　我今當云何
不受於汝請　若遥觀汝心　猶應當來赴
況今見汝身　而當捨棄去　我不為財利
富貴及名稱　以汝堅實心　我當久住此
觀汝清淨心　猶如賢勝馬　莊嚴具鞍韉
誰不乘遊巡　我為衆多人　為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　不為利養繫　猶如大龍象
以衆因緣之　判斷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誰不乘遊巡　我為衆多人　為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　不為利養繫　猶如大龍象
以柔用繫之　利養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我本處胎時　在彼暗冥中　猶思益衆生
況今成正覺　苦我積無量　猶恒自乾燋
不為諸衆生　我應入涅槃　為欲度衆生
是以住於世　我為諸衆生　投巖及赴火
我為化彼故　不避諸苦惱　亦不辭疲惓
為滿福梨伽　故復還止住　福梨伽應知
我今滿汝願　我為化衆生　捨是毒虵聚
我為福伽住　舍衛城衆生　皆生希有想
各唱如是言　嗚呼佛希有　不受國王語
亦不為大臣　不為國城人　亦不為女人
柔軟微妙語　佛為教化者　見此善心故
即便為止住　一切行住者　知佛為福伽
是故為止住　不為諸利養　名利及財賄
佛無諸結使　為於受化者　行止及坐卧
常觀諸衆生　為於衆生故　應行即便行
應住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
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
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
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
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

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
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

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

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
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
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王之所有時
彼珠師家既貧窮失王貴珠以心急
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尒時比丘作
是思惟今此珠者鵝所吞食若語彼
人將必煞鵝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
時至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我命代彼　我若語彼人　云是鵝所吞
彼人未必信　復當傷彼命　云何作方便
己身得全濟　又不害彼鵝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設身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聞婆羅門　為命得妄語　我聞先聖說
寧捨於身命　終不作虛誑　佛說賊惡人
以鋸割截身　雖受此苦痛　終不毀壞法
妄語得全活　猶尚不應作　寧以護戒心
而捨於身命　我若作妄語　諸同梵行人
稱讚我破戒　如是稱讚輕　猶能燋我心
以是因緣故　不應毀禁戒　令入大苦中
我今應當學　如鵝飲水乳　能使其乳盡
唯獨留其水　我今亦當尒　去惡而取善
經作如是說　智者共嬰愚　雖復同其事

終不從彼惡　善人能棄惡　如鵝飲水乳
我今捨身命　為此鵝命故　緣我護戒因

經作如是說　智者共嬰愚　雖復同其事
終不從彼惡　善人能棄惡　如鵝飲水乳

我今捨身命　為此鵝命故　緣我護戒因
用成解脫道
尒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
我珠來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
置比丘答言誰得汝珠嘿然而立珠
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此珠時彼珠
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日好
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
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
復如是
尒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
又復語比丘言汝今將欲與我鬪耶
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彼結使
賊鬪所以尒者恐於打時身形現故
我等比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常
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尒時比丘
復說偈言
世尊甚慚愧　我今隨順學　乃至命盡時
終不露形體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頗有不惜身命
者耶比丘答言我出家法至於解脫
常護身命雖處嶮難而全身命今我

更定捨於此身使出家衆稱美我名
即說偈言

常護身命雖處嶮難而全身命今我

決定捨於此身使出家衆稱美我名
即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為鳥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勤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諸禁戒　有使毀禁者　願樂於持戒

尒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諂曲
不實復欲使人稱其美名比丘答言
汝謂我今著染衣有虛妄耶何故現
美不為諂曲自歡喜耳亦不使人稱
歎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　為持禁戒故　捨於難捨命
使諸世間人　於諸出家者　生未曾有想
今雖未生想　將来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問比丘
言珠在何處還我珠来比丘答言我
不得珠珠師涕泣心生悔恨又以王
珠益以苦惱即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　我知善惡業　生於恔恨心
咄哉此貧窮　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礼比丘足而
白之言賜我歡喜還與我珠汝莫自
燋亦莫燒我比丘答言我實不取珠

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鞕受是苦惱

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鞕受是苦惱
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貪切故無由
得珠更復瞋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頸
並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
死時彼比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
應如是應當堅辟無犯戒律若當毀
戒受地獄罪有過今苦即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　大悲為體者　是我尊重師
當憶佛所告　富那伽之言　又復當憶念
林間忍辱仙　割截於手脚　并劓其耳鼻
不生瞋恚心　比丘應當憶　修多羅中說
佛告於比丘　若以鐵鋸解　支節手足等
不應起惡心　但當專念佛　應當念出家
及憶諸禁戒　我於過去世　婬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為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生
假欲自擁護　會歸終當滅　不如為持戒
為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求解脫命
雖俱捨身命　有具功德者　有無所得者
智者護身命　名稱具功德　愚者捨身命
徒喪無所獲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我雖打撲汝　極大生苦惱　憶王責我珠
復欲苦治汝　今汝捨是苦　亦使我離惡

爲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我雖打撲汝 極大生苦惱 憶王責我珠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十四丈 車
復欲苦治汝 今汝捨是苦 亦使我離悪
汝是出家人 應斷於貪欲 宜捨貪愛心
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恚 終不利此珠 汝當聽我說
我今貪名稱 智者所歎羨 於貪於禁戒
及以解脫法 最是我所貪 甘露之道跡
於汝摩尼珠 實無貪利心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爲業 住止於樹下 以此我爲足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偸賊 汝宜善觀察
穿珠師語比丘何用多語遂加繫縛
倍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
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
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
荅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
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說
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絶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穿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有何
親愁惱乃尒比丘荅言不滿我願所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十五丈
以不樂我先作心望代鵝命今此鵝
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汝作何願比

親愁惱乃尒比丘荅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我先作心望代鴿命令此鴿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荅言佛作菩薩時為衆生故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己貿鴿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鴿　我得最勝心　欲全此鴿命
由汝煞鴿故　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為我廣說所由尒時比丘說偈荅言

我著赤色衣　映珠似肉色　此鴿謂是肉
即便吞食之　我受此苦惱　為護彼鴿故
逼切甚苦惱　望使得全命　一切諸世間
佛皆生子想　都無功德者　佛亦生悲愍
瞿曇是我師　云何害於物　我是彼弟子
云何能作害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鴿腹而還得珠即舉聲哭語比丘言汝護鴿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以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惱數百身　汝於佛摽相　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為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跌者
扶地還得起　待我得少供

時彼珠師叉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道是極當難

不作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者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難為

為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時穿珠師既懺悔已　即遣此丘還歸所止

復次佛法難聞　如来往昔為菩薩時

不惜身命以求於法　是故應當勤心

聽法　我昔曾聞鴿緣譬喻　有邪見師

為釋提桓因說顛倒法　彼外道師非

有真智自稱為一切智　說言無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　介時帝釋聞是語

已心懷不悅極生憂愁　介時帝釋見

諸世間有苦行者　盡到其所推求一

切智　如帝釋問經中偈說

我今意欲求　不能得滿足　晝夜懷疑惑

莫識是與非　我於久遠来　恒思廣推求

不知大真濟　今為何所在

睒首羯磨　白帝釋言　處於天上不應

憂愁　世間拘尸國　王名曰尸毗　精勤

苦行求三藐三菩提　智者觀已是王

不久必當成佛　可往親近　帝釋荅言

彼之所作不移動耶　即說偈言

猶如魚子生　雖多成者少　又如菴羅果

生熟亦難別　菩薩亦如是　發心者甚多

成就者極少　若作難苦行　而不退轉者

生熟亦難別　菩薩亦如是　發心者甚多
成就者極少　若作難苦行　而不退轉者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第十七丈　事
可說決定得　欲知菩薩者　執心必堅固
毗首羯磨言我等今當而往試看若
實不動當修供養尒時帝釋為欲觀
察菩薩心故自化作鷹語毗首羯磨
汝化作鴿時毗首羯磨即化作鴿身
如空青眼如赤朱向帝釋所尒時帝
釋生憐愍心語毗首羯磨我等云何
於菩薩所而生逼觸為彼尸毗王作
苦惱事雖復受苦如鍊好寶數試知
真試寶之法斷截屈折火燒椎打乃
始知真尒時化鴿為鷹所逐鴿現恐
怖於大眾前來入尸毗王掖下其色
青緑如蓮花葉其光赫弈如黑雲中
絳嘴乃白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想即
說偈言
有實慈悲心　衆生皆體信　如似日瞎時
趣於自巳巢　化鷹作是言　願王歸我食
尒時大王聞鷹語已又見彼鴿極懷
恐怖即說偈言
彼鴿畏鷹故　連翩來歸我　雖口不能言
怖泣淚盈目　是故於今者　宜應加擁護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第十八丈　事
尒時大王安慰鴿故復說偈言
汝莫生驚怖　終不令汝死　但使吾身存

爾時大王安慰鴿故復說偈言

汝莫生驚怖　終不令汝死　但使吾身存
必當救於汝　豈獨救護汝　并護諸衆生
我為一切故　而作役力者　如受國人雇
六分輸我一　我今於一切　即是客作人
要當作守護　不令有苦厄

爾時彼鷹復白王言大王此鴿是我之食王答鷹言我久得慈於衆生所盡應救護鷹問王言云何久得爾時大王即說偈言

我初發菩提　爾時即攝護　於諸衆生等
應生慈愍心

鷹復以偈答言

此語若真實　速應還我鴿　若我飢餓死
汝即捨慈心

王聞是已即便思惟如我今者處身極難我當云何籌量得理作是念已即答鷹言頗有餘肉活汝命不鷹答王言唯新肉血可濟我命爾時大王作是思惟當作何方即說偈言

一切諸衆生　我常修護念　如此熱血肉
不殺終不得

作是念已唯己身肉可以濟彼此極為易復說偈言

割於自己身　而用與彼鷹　乃至捨己身
當護恐怖命

惹鷹復語偈言

割於自已身 而用與彼鷹 乃至捨已身
當護恐怖命

尒時大王説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
我肉爲得活不鷹言可尒願王稱量
身肉使與鴿等而以與我尒乃食之
尒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語
侍人速取秤来以割我肉貿此鴿身
今正是我大吉會日云何是吉會即
説偈言

老病所住處 危脆甚臭穢 久應爲法故
捨此賤穢肉

時王侍人奉勅取秤尒時大王雖見
秤来都無愁色即出其股脚白滑澤
如多羅葉喚一侍人即説偈言

汝今以利刀 割取我股肉 汝但順我語
莫生疑畏想 不作難苦行 不得一切智
一切種智者 三界中最勝 菩提以輕縁
終不可獲得 是故我今者 極應作堅固

尒時侍人悲涙滿目叉手合掌作如
是言願見愍恕我不能作我常受王
供給使令何忍以刀割王股肉即説
偈言

王是救濟者 我設割王肉 我身及與刀
應疾當墮落

尒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

王是救濟者 我設割王肉 我身及與刀
應疾當墮落

尒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
大臣號泣諫諍不能令止城內諸人
亦各勸請不隨其語割於股肉親近
諸人亦各返顧不忍見之婆羅門各
掩其目不忍能觀宮中婇女舉聲悲
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
此之事信未曾有尒時大王身體軟
弱生長王宮未曾遭苦舉身毒痛遂
悶殞絕而自勸喻即說偈言

咄心應堅住 如此微小苦 何故乃迷悶
汝觀諸世間 百千苦纏逼 無歸無救護
無有覆育者 悉不得自在 唯有汝心者
當為作救濟 何故不自責 橫生苦惱想

釋提桓因作是念令此大王所為甚
苦心能定不即欲試之作如是言汝
今苦痛甚難可忍何不罷休受惱乃
尒汝今以足不須作是放鴿使去菩
薩微笑而荅之言終不以痛違我誓
心假設有痛過於是者終無退相令
以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為喻故應起
意於苦惱衆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

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 心意歡喜大 智小志弱者

意於苦惱衆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

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　心意極廣大　智小志弱者
受於地獄痛　如此苦長遠　深廣無崖畔
云何可堪忍　我愍如是等　是故應速疾
急求於菩提　如是等諸苦　殺拔令解脫

時天帝釋復作是念大王所作故未
大苦復有苦惱甚於是者心為動不
我今當試作是思惟嘿然不語時彼
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頭復以鴿身
著秤一頭鴿身轉重復割兩髀及以
身肉用著秤頭猶輕於鴿時彼大王
深生疑恠何緣乃尒即便舉身欲上
秤上時鷹鳥問言汝何故起為欲悔耶
大王答言我不欲悔乃欲以身都上
秤上殺此鴿命尒時大王欲上秤時
顏色怡悅左右親近都不忍視又驅
諸人不忍使見時王語言恣意使看
時彼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拄猶如
畫像在於雨中毀滅難見尒時大王
作是唱言我今捨身不為財寶不為
欲樂不為妻子亦不為宗親眷屬乃
求一切種智殺拔衆生即說偈言

天人阿修羅　乾闥婆夜叉　龍及鬼神等

一切衆生類　有見我身者　皆令不退轉
為貪智慧故　苦毒割此身　欲求種智者

天人阿修羅 乾闥婆夜叉 龍及鬼神等

一切衆生類 有見我身者 皆令不退轉
為貪智慧故 苦毒割此身 欲求種智者
應當堅慈心 若不堅實者 是則捨菩提
尒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時諸
大地六種震動猶如草葉隨波震蕩
諸天空中嘆未曾有唱言善哉善哉
真名精進志心堅固即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 自割己身肉 純善懷悲愍
執志不動轉 一切諸天人 皆生希有想
尒時化鷹嘆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
成佛一切衆生將有恃怙釋復本形
在大王前語毗首羯磨還服尒身我
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菩薩志力堅
固猶須弥山處於大海終無動搖菩
薩之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等應供養 勇猛精進者 今當共起發
讃嘆令增長 諸有留難苦 應當共遮止
與其作伴黨 修行久堅固 安住大悲地
一切種智樹 萌牙始欲現 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
一切衆生體性悲愍當使彼身還復
如故願一切衆生智心不動尒時帝
釋問彼王言為於一鴿能捨是身不

憂惱耶尒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歸捨棄 猶如彼木石 會捨與禽獸

釋問彼王言若於一念能捨

憂惱耶尒時大王以偈荅言

此身歸捨棄　猶如彼木石　會捨與禽獸
火燒地中朽　以此無益身　而求大利益
應當極歡喜　終無憂悔心　誰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　慱貿堅牢法　而當不欣慶

尒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
此事實有大仙能觀察者必知我心
實無返異帝釋語言汝作實語尒時
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無悔恨
當使此身還復如故尒時大王觀已
所割身肉之處即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　心不存苦樂　无瞋亦無憂
無有不喜心　此事若實者　身當復如故
速成菩提道　救於衆生苦

說是偈已尒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
如故即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　一切皆震動　樹木及大海
湧没不自停　猶如恐怖者　戰掉不自寧
諸天作音樂　空中雨香花　鍾鼓等衆音
同時俱發聲　天人音樂等　一切皆作偈
衆生皆擾動　大海亦出聲　天雨細末香
悉皆滿諸道　花於中虛空　遲速下不同
虛空諸天女　嚴花滿地中　若干種綵色
金寶校餝衣　從天如雨墜　天衣諸縷置
相觸而出聲　諸人屋舍中　寶器自發出

虛空諸天女 嚴花滿地中 若干種綵色
金寶校餝衣 從天如雨墜 天衣諸纓置
相觸而出聲 諸人屋舍中 寶器自發出
莊嚴於舍宅 自然出聲音 猶如天伎樂
諸方無雲翳 四面皆清明 微風吹香氣
河流靜無聲 夜叉渴仰法 增長倍慶仰
不久成正覺 歌詠而讚喻 內心極歡喜
諸勝乾闥婆 歌頌作音樂 美音輕重聲
讚嘆出是言 不久得成佛 度於誓願海
速疾到吉處 果願已成就 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供養菩薩已
還于天宮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